

盛世

祝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潘世榮

祝勇
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祝 勇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旧宫殿 (祝勇书坊) / 祝勇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6.3

ISBN 7-5313-3044-X

I. 旧… II. 祝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6421 号

旧宫殿 (祝勇书坊)

责任编辑 施凌飞

责任校对 白 光

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http: //www.chinachunfeng.net

Email: shilingfei77@163.com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0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50mm × 230mm

字数 120 千字

印张 13.25 插页 2

印数 1—80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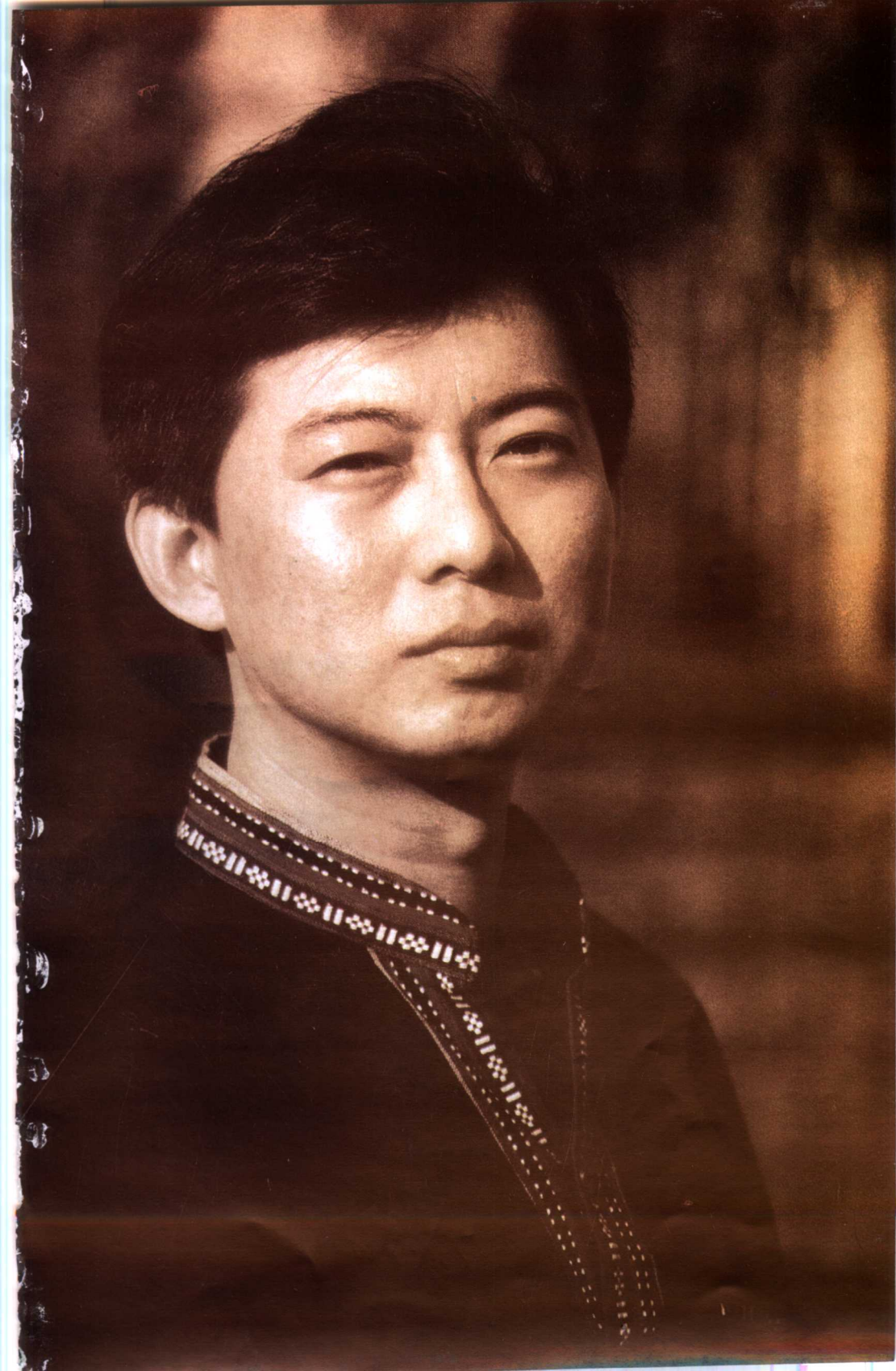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24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

如果我有选择颜色的自由，我会给宫殿漆上什么颜色？是土地似的棕黄，还是天空似的瓦蓝？那样的童话色彩将会解除帝王的暴政。只有血的颜色，是对权力最恰当的注解。它既诠释了权力的来路，又标明了权力的价值。如果有人对宫廷所庇护的权威感到疑问，那么，请你用等量的血来交换。宫殿简单地注入了权力的暴力内涵。如果你不进入权力系统，宫殿只是你视线中的风景；如果你对皇权发起挑战，那被残阳照亮的血色宫阙便时时刻刻质问你，你所准备的勇气和牺牲是否足够。

在蓝色的天空下，红色的宫阙墙，以及宫殿屋檐下悬挂的红色立柱和门楣显得格外醒目。血和颜色时立时灭惊心动魄（色彩学上称为红色）。红色蔓延到宫殿内部，比如那些雕龙刻凤

15 × 20 = 300

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

作者手迹

迷人的《旧宫殿》（代序）

莫言

《旧宫殿》虽然篇幅不长，但却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复杂文本。它有些像文化散文，有些像学术研究，有些像历史小说，有的地方甚至透露出武侠的痕迹。它的形貌令人捉摸不定，随着阅读的深入愈显得神秘莫测。它在一定程度上修改着我们的阅读经验，取代传统历史演义的线性叙事体系的，是一种更加立体的叙事方式，作者仿佛在空中同时打开无数扇门，我们可以由任意一扇进入。我相信每个进入者得到的感受都会大相径庭。与传统的叙事者不同，作者并不企图呈现什么——诸如所谓“鲜为人知的史实”，而更加倾向于改变叙事者在文本中的垄断性，为阅读者提供更多的入口和出口，使他们的思想不是通过阅读被囚禁，而是在阅读中获得自由。这赋予《旧宫殿》极强的叙事探索功能，并使它凸显于同时代许多作品之上，显现出极强的特异性。

祝勇把《旧宫殿》的写作归结为“综合写作”。像这

样的写作，的确需要同时调动诸多写作资源，然而《旧宫殿》的成功在于它并不是各种历史信息的生硬堆砌，而是像精密的齿轮一样彼此咬合，为整部作品注入了极强的动力，推动作品像层层剥茧一般深入下去。评论界将此称为“互文性”写作，即不同性质之间的文本相互参照，产生的结果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叠加，而是化学意义上的激变。

应当说，在祝勇的所有创作中，《旧宫殿》是最成功的一部。他在这部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游刃有余——他的学术功底、语言优势和驾驭叙事的能力。我赞同祝勇的说法：“在今天，要想较为恰当地展示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世界，综合写作就是不可避免的……单一的文体模式在运用上十分单调和单薄，与历史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。”祝勇也因此开始了一种离经叛道式的写作，他变得桀骜不驯，甚至胆大妄为。他无疑在进行一次写作冒险，他可能成功，也可能粉身碎骨。这种冒险不仅需要勇气和野心，更需要经验和自信。

《旧宫殿》不是历史，而是历史的容器，它使我们有了面对历史的可能。我们有可能通过一部文学作品来面对历史，而不是通过史学。有的时候虚构比史实更加真实，因为它更符合历史的逻辑。这就是祝勇在《旧宫殿》中明目张胆地进行虚构，并将之与“史实”交叉使用的原因。至于将这部作品归结为小说还是散文，那大概不是作者所关心的。

旧宫殿（即北京故宫）的兴建者是明成祖朱棣——中国历史上一个以野心而著名的皇帝，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



最后一个汉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，也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代之一。然而，祝勇却引领我们穿过金碧辉煌的殿堂，而深入无数阴冷的角落，去领教那些在神圣外衣包裹下的污浊与残忍。故宫有九千多间房屋，而我们每次游览，看到的却永远只是三大殿和寥寥无几的几个侧宫。旅游管理部门封锁了游客进入其他房间的道路，而从精神上进入其他房间的道路却是我们自己封闭的。在祝勇的《旧宫殿》中，所有被封闭的道路，都热烈地但同时也是充满玄疑地敞开了。金碧辉煌的宫殿是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出现的，而所有阴谋的产生过程，却被时间隐去。《旧宫殿》使我们目睹了被隐去的可能性，看到了在时间中看不到的部分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，是本书对于权力暴力给予了足够的关注。暴力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权力的核心，在封建中国尤其如此，这是人类自动物社会继承的传统，小至家庭、族群，大至国家，概莫能外，也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。对暴力的漠视，不是无知，就是伪善。《旧宫殿》中不乏对酷刑的描写，而且有意把它们安排在宫殿之上，这表明了作者的别有用心，那就是通过对暴力的揭露和批判，解构权力的神圣。光芒万丈的永乐大帝，也在这种解构中变得体无完肤。然而真正的恐怖并不是由刑具带来的，而是制度。就像《旧宫殿》第五十一节所写：

这场被史学家命名为“瓜蔓抄”（即顺藤摸瓜）的杀戮不断被扩大化，它像瘟疫一样蔓延着，掩盖着皇帝内心深处的不安。二十年后，政

敌们连一个细胞都不存在了，杀戮还在继续——它已成习惯。

朱棣个人发动的恐怖行动必然造就并依赖一种国家体制，当这种体制出现后，个人（即使是皇帝）的重要性就已减弱，如同上帝创造了死亡，而他却无力阻止死亡。体制本身会依靠自身的机能生长和运转。在政敌消失以后，体制还会物色甚至虚构出更多的“敌人”，惟其如此，这种体制才能存活下去。刀如不饮血。就是一堆废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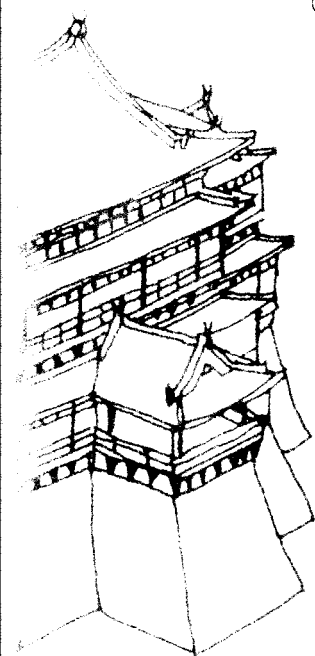
而祝勇把所有暴力的原动力归结为欲望（包括一切欲望）。作者把“阳具”作为全书的核心，使其成为一种深具隐喻性的意象。在本书的指引下，我们见证了另外一个故宫，以及其中由所有神话、谎言和暴行重合而成的复杂影像。

《旧宫殿》是祝勇精心设置的一个历史迷宫，它华丽而苍凉，妩媚而毒辣，庄严而污秽。它诱惑我们走进，让我们陶醉其中，浑然不觉，而作品中所有通向历史暗角的路径，都尽在作者的掌握之中。作者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巫师，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窥视着历史，也占卜着我们的将来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火（上）	...1
第二章	火（下）	...21
第三章	宫殿（上）	...35
第四章	阳具	...63
第五章	宫殿（下）	...91
第六章	血（上）	...117
第七章	血（下）	...141
附录一		...155
附录二		...187
附录三		...191



第一章 | 火（上）



【 壹 】

《明史》中关于那场大火的记载只有十个字：

“柏惧，无以自明，阖宫自焚。”

【 貳 】

柏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宫殿。与史书记载不同的是，他将手伸向烛台的时候，丝毫没有发抖。这有些出乎他自己的意料。抖动的是火苗，即使他手握得稳，依旧上下跃动，像不安分的心跳。他无法制止火苗的舞蹈。仿佛它已

经预感到自己的节日即将来临，火苗将由唯一衍生为无数，它在数量上正和它所焚烧的事物成反比——火焰数量猛增的结果，就是将蓬勃的万物递减和消弭，并最终化为灰烬和尘土。

微小的烛火能够照亮殿内每一个繁琐的细部——它在黑漆八折屏风上映出隐约的光影，微光仿佛来自屏风那款彩楼阁园林图案幽黑的深处；黄花梨木书案上，诗稿散乱；琥珀镇纸下，最后一行诗墨迹未干；澄心堂纸光泽细润。他移动着火烛，脚步稍迅疾些，火苗几乎熄灭。殿堂瞬间黑暗下去，仿佛对永久黑暗的一次预演。他在时间中看清了光明和黑暗的边界。他知道火焰无边的光亮终会将他带人无边的黑暗。

他把火烛向那堆诗稿中一掷，地上那些散乱的纸页如同等待已久的花朵，在同一时刻里争先恐后地绽放。他嗅到墨的幽香，是在燃烧中释放出来的一种味道，过去他从未嗅到过的味道，与沉香、龙涎、瑞脑自有不同，让人倍觉寂寞。纸页上的词语纷纷加入火焰的舞蹈，还有曾让自己心动的一切，比如古玉上的雕琢，画稿上的枝叶，锦缎上的花纹。火焰长袖翻覆之间，所有器物都迅速卷曲成枯叶般的灰烬，唯有那方旧端砚，从乌亮紫檀琢成的砚匣内露出半张面孔，无动于衷。

柏回味着自己掷出火烛时的样子。那一刻改变了所有事物的局面，他得意地笑了，只是他俊俏的笑意在火光的反射下显得有些恐怖和狰狞。火烛在空中划过一条绽亮的弧线，落脚处很快变成一片火海。他的动作轻盈敏捷，如同深夜掌灯，或是打开一扇门，让他从黑夜一步跨入白昼。

【 叁 】

周王棣再一次在睡梦中听到窗户上的敲击声。那声音像深夜落在窗纸上的雨滴一样细致绵密。他警觉地从床上跳起来，循声推开殿门，除了木门发出一声老旧的怪响，庭院里一片空寂，惨白的月光把花木的剪影贴在地面上，异常清晰。

为了掩盖内心的慌乱情绪，这段日子以来，他一直在扩建他的后花园，摆出一副在封地上扎根的架势。那些在他眼中无比混乱的木石按照预定的程序拼接成假山叠石、楼台水榭。仿佛一场乱七八糟的动乱，在经过木石的喧嚣之后，必将导入一个完美得不出意料的结局。这让他纷乱的心悄悄安定了些。此时他并不能预见花园里迷宫般的路线，他甚至从未看过图纸。他只是企图通过自己制造的纷乱局面来掩饰自己。施工的事情他全权委托给儿子朱有

劬，自己却在时刻观察都城的宫廷里神秘莫测的局势变化，以及自己封地上的风吹草动。朝廷里有许多人神秘死去了，接下来的一段日子相对平静，除了花园日益成形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仿佛对垒的双方，都在等待草丛中射出的第一声响箭。他的扩建行动刚好填补了他等待的寂寞。不断有奇花异草出现在他的后宫中，工匠们个个表情诡异。他时常站在后花园里，打量那些杂乱无章的晃动的身影。

他不知道这已是第几次在深夜里警醒。他看见梁间一只蝙蝠骤然飞去，肥硕的身影被月光变形，显得格外诡异。是它在捣鬼吗？此时的朱棣早已睡意全无，点燃了案头的灯。就在这时，他在书案上发现一张被揉皱的纸团，展开一看，是一张很小的字条，上面只有一个字：“反”。他浑身像被火烫了似的一抖，立即冲出门去，黑夜中的宫殿一片沉寂。

【肆】

在柏的生命被火终止之前，他的大部分生命都与水有关。他身上有一股江湖气。他喜欢在水边读书，似乎要从流逝中寻求永恒。他喜欢山川与字纸间的那种呼应关系。那样，他的目光就能越过现实中那些残缺和扭曲的事物

（那些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）而停留于世界的原始形态上——没有宫阙；没有梁柱、飞檐和彩绘；没有大殿的须弥座台基上矫情的铜鹤，只有真实的白鹤，如仙境中的古典美女，展开裙摆一样宽阔的翅膀，于长河间一闪而过。

柏在荆州建起了景元阁，就在水边。让漂泊的书卷和才子同时安顿下来，还有他自己。他从遥远的南京城来，山重水复，只有这里是安顿他行脚的地方。他在荆楚大地游走，常常数日不还。在青山碧水间，他可以任性地读书和舞剑，倦了，就枕石而眠。他把宝剑从剑匣中缓缓抽出，像展开一幅画轴一样小心翼翼。他的面孔顿时明亮起来，剑烘托出他超凡脱俗的气质。接着便是一股旋风刮过，在空中展现出许多白亮的旋涡。草木在他身边颤抖，发出隐隐的喧哗。他的剑刃锋利无比，飞扬的枝叶被一一削砍成缤纷散乱的细屑，如花雨飘落。在他的兄弟中，他的剑术首屈一指。剑是复仇的道具，他却只用它来舞蹈，姿态如清俊的仙鹤。史书对他的记载是“喜谈兵，膂力过人，善弓矢刀槊，驰马若飞”。但他并不是一个武士，而是一介书生。他和兄长桢一起征讨古州蛮。战争持续了几个月，利旋穿骨，征马踟蹰，刀锋与刀锋迸溅出火花，河流被鲜血染红。成簇的水草被浓热的血液粘在礁石上，像噩梦一样无法摆脱。但是，柏的缥囊中依旧始终装着书